

## 对《逻辑哲学论》的逆向式解读及其问题\*

江 怡

[摘 要] 《逻辑哲学论》的七个主命题通常被按照正常顺序解读为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哲学的路径, 这通常也被视为符合西方哲学发展的基本历史顺序。然而, 这种解读方式却无法说明七个主命题在全书所有命题中的重要地位, 也无法理解维特根斯坦试图表达的真实意图。本文尝试改变这种解读方式, 以逆向顺序重新解释七个主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 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维特根斯坦的真实意图。这种逆向式解读揭示了维特根斯坦构成全书的思考路径而不是写作路径, 这完全符合他的思考方式, 但由此也提出了理解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根本问题: 维特根斯坦究竟是以逻辑的方式还是以伦理的方式呈现其思想。通过分析, 本文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种独特的回答。

[关键词] 《逻辑哲学论》 命题关系 逆向式解读 逻辑的性质 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 B516.5293

2021 年是维特根斯坦的重要著作《逻辑哲学论》出版 100 周年, 也是维特根斯坦去世 70 周年。100 年来, 《逻辑哲学论》已经被国际哲学界公认为 20 世纪最为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 对当代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围绕如何解读这本“伟大的小册子”, 国际维特根斯坦研究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方式, 如传统的不可说式解读、形而上学式解读或神秘式解读, 以及治疗式或阐发式解读等等。然而, 在笔者看来, 所有这些解读方式都无助于我们完全理解维特根斯坦在书中试图表达的思想, 相反, 它们已经导致了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诸多误解。本文将明确提出并阐释一种新的解读方式, 即逆向式解读, 说明这种解读方式如何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思想, 同时消除现有解读方式带来的各种误解。本文还将论证, 《逻辑哲学论》的构思方式与写作方式之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路向, 而这一相反路向显示了维特根斯坦在书中表达的真实思想。

### 一、目前三种主要解读方式及其误解

《逻辑哲学论》自发表以来就受到了来自不同领域的哲学家们的解释和批评。遗憾的是, 这些解释和批评不但没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本书的真实思想, 还为我们的正确理解蒙上了错误的历史尘埃。在这些解释和批评中, 主要有三种代表了目前西方哲学界对《逻辑哲学论》的基本解读方式, 它们分别是: 以罗素和安斯康姆 (G. E. M. Anscombe) 为代表的传统的“不可说式解读” (ineffable reading), 以马尔康姆 (N. Malcolm)、皮尔斯 (D. Pears) 和哈克 (P. M. S. Hacker) 为代表的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分析的西方哲学史研究”(编号 19AZX013) 的阶段性成果。

“形而上学式解读或神秘式解读” (metaphysical or mystical reading), 以戴梦德 (C. Diamond) 和麦吉 (M. McGinn) 为代表的“治疗式解读或阐发式解读” (therapeutic or elucidatory reading)。前两种解读方式通常又被称为“正统的解读”, 后一种解读方式被称为“决断式解读” (resolute reading)。(cf. Costello, p. 100) 然而, 根据分析, 这三种解读方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严重误解。

罗素在《逻辑哲学论》导言中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批判性解读, 被视为哲学界对这本书的最初反应。罗素指出, 维特根斯坦在书中实际上说出了许多他自己认为不可说的东西, 其中命题 6.54 首次被罗素看作维特根斯坦在这本书里自相矛盾之处。这个命题是:

理解我的人, 当他借助这些命题——踩着它们——爬过它们之后, 最终认识到它们是无意义的。(可以说, 在登上梯子之后, 他必须将梯子弃置一边。) 他必须超越这些命题, 然后他便正确地看待世界了。(Wittgenstein, p. 74)<sup>①</sup>

根据罗素的分析, 维特根斯坦在这里似乎指出了一个小悖论: 如果书中的命题为真, 则证明了它们是无意义的; 但如果它们是无意义的, 则应当表明它们不是真的。这就导致了对《逻辑哲学论》的不可说式解读。既然书中的命题无法证明自身的意义, 那么我们就只能把这些命题看作是“不可说的”, 并由此导致关于神秘之物的结论。这个说法也得到了部分维也纳学派成员的认同。(cf. Carnap, p. 284, 314) 艾耶尔和卡尔·波普尔等人也追随罗素, 把这些命题看作是对直接经验的语言描述。(cf. M. L. Engelmann, p. 1) 然而, 安斯康姆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导读》(1963) 中则明确反对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解读, 用弗雷格的命题理论而不是罗素的经验理论去解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这种“弗雷格的视角”来自安斯康姆对《逻辑哲学论》的图像论解释。由于逻辑命题是实在的逻辑图像, 因此所有对命题的解释应当与这种图像的解释保持一致。(cf. Anscombe, p. 53) 这样, 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与世界关系的理解就被视为正确解读《逻辑哲学论》的唯一途径。然而, 戴梦德指出, 安斯康姆的解读并没有为我们合理地解释维特根斯坦思想提供有益帮助, 相反却造成了更多误解。(cf. Diamond, pp. 874-875) 在我们看来, 安斯康姆解读的困难在于, 虽然她把维特根斯坦的命题无意义问题置于弗雷格的视野中进行考察, 但最终仍未解决不可说的问题, 即在命题之外可能依然存在不可说的神秘之物, 而命题的无意义问题不过是维特根斯坦用来为自己的图像论作了一个说明而已。在安斯康姆之后, 这种不可说式的解读在麦克斯·布莱克 (Max Black)、保尔·恩格曼 (Paul Engelmann) 以及艾伦·雅尼克和斯蒂芬·图尔敏 (Allan Janik & Stephen Toulmin) 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展开。所有这些解读的一个共同特征是, 他们都把命题 6.54 理解为一种对全书命题意义的解释, 并由此推出: 由于所有的命题都是无意义的, 因此在命题之外一定存在无法用命题表达的东西, 即神秘之物一定存在。然而, 这样的解释并不符合维特根斯坦在书中所要表达的观点。

事实上, 维特根斯坦在命题 6.54 中并非表明他在书中所有的命题都是无意义的, 而是要说明, 只有明晰了书中的命题, 我们才能知道这本书的意图。只要通过仔细阅读命题 6.5-6.53, 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维特根斯坦的这个意图。

在命题 6.53 中, 维特根斯坦谈及教授哲学的正确方法。在他看来, 这种方法就是对自然科学之外的东西保持沉默。相反, 如果有人希望哲学能够说些什么, 比如, 类似形而上学那样的东西, 那么我们就只能向他指出, 他所说的所有命题都是没有任何所指的。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指出的教授哲学的唯一正确的方法。这表明, 要了解哲学的工作, 就是要知道存在着某些无法说出的东西, 但这些东西

<sup>①</sup> 按照通例, 以下引用该书, 皆用书名缩写加命题编号注于引文之后, 如: TLP, 6.54。

却是以其自身的方式向我们显示出来，让我们去理解这种不可说的东西。这就类似于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我们可以从自然科学中得到我们希望得到的问题的答案，但人生意义的问题却无法从中得到答案。没有答案，也就表明人生的意义并不构成一个问题，因为只有最后能得到答案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基本思路，也是他的真实思想。正如他所言：

怀疑论并非是无法反驳的，而是明显无意义的，它试图在无法提出问题的地方提出了怀疑。因为只有存在问题的地方才能存在怀疑；只有在存在答案的地方才能存在问题，而只有在存在某种可以言说的东西的地方才能存在答案。（TLP, 6.51）

显然，这里并不存在无法回答的问题之谜。只要一个问题可以被提出来，那就意味着它是可以回答的。维特根斯坦以这样的思路否定了提出哲学问题的可能性，也就否定了可以回答哲学问题的可能性。这表明，当维特根斯坦说，只有把书中的命题看作是无意义时才能真正理解这本书，他并不是在否定书中命题的意义，而只是向我们表明，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那些不可说的东西是通过可说的东西显示出来的。因此，我们只能谈论那些可说的东西，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就只能保持沉默。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在书中要表达的真实想法。

然而，以马尔康姆、皮尔斯和哈克为代表的“形而上学式解读”方式则坚持认为，《逻辑哲学论》只有被看作一本形而上学的著作才能得到真正理解。他们坚信，既然书中没有任何不可说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书中的命题得知维特根斯坦向我们表达的思想。其中，名称与对象、命题与事实的关系就是理解他思想的关键。马尔康姆认为，名称的意义需要确定用法，而确定用法的东西就是被命名的对象。这样，对象就是《逻辑哲学论》的基础，也是形而上学实体，因为它们的存在可以被还原为关于世界、思想和语言形式的必然假设。（cf. Malcolm, pp. 29 - 30）哈克则提出，维特根斯坦通过意义的图像论确立了语言的可能性条件，这种图像论的实质是，简单对象确定了简单名称结合的各种可能性，而名称的逻辑句法形式则反映了名称所代表的对象的形而上学形式，它们最终穷尽了可能世界的范围。（cf. Hacker, p. 60）这种形而上学的解读被后来许多学者看作理解《逻辑哲学论》的主要方式，故被称为“正统的解读”。它旨在说明，维特根斯坦在书中提出的理论，是为了表明逻辑命题的形而上学意义，即从无意义的命题中显示不可说之物，由此断定无意义命题的真理。

然而，形而上学式解读的错误并不在于把《逻辑哲学论》理解为一本形而上学著作，试图从无意义的命题中寻找真理，而是在于它仅从书中命题的字面上去理解这些命题所表达的思想，没有看到这些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向我们显示的维特根斯坦的真实思想。事实上，《逻辑哲学论》中的命题4.02及其以下诸命题之间存在着一种严密的逻辑推论关系。

在命题4.02之前，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即“命题是实在的图像。一个命题就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实在的一个模型”。（TLP, 4.01）由此，他进一步提出，这里的图像或模型并非我们在经验中看到的那样，如绘画中的线条或乐谱中的记号等，而是作为它们所表征的东西的图像或模型，也就是说，它们不会因为线条或记号的不完整或不规则而发生改变。它们的本质特征在于，这样的图像或模型始终处于语言和世界之间。它们有着共同的逻辑结构，正是这种共同的逻辑结构使得命题成为实在的图像。维特根斯坦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命题就是实在的图像，这可以从我们理解命题的方式中得到证明。维特根斯坦明确区分了“显示”和“表达”：前者是命题为真时的实际情况，后者则是实际情况如此这般。也就是说，命题作为一个图像是在“显示”其意义，但其本身则是在“表达”一个实际情况如此这般。由于命题本身是在表达实际情况，所以命题就可以用两种方式去限制实在，即肯定的方式和否定的方式，这就是命题的两极性质。这样，一个命题就是对一种事态的描

述。但这里描述的不是实在的外在属性，而是内在属性，也就是借助逻辑构架去建构一个世界。我们可以从描述了实在内在属性的命题中看到事态在逻辑上是如何成立的，如果这个命题是真的。我们也可以从一个假命题中作出推论。由此，只要一个命题为真，理解这个命题就意味着知道实际的情况是怎样的。即使我们不知道这个命题是否为真，我们也可以理解它，这就表明，理解一个命题就意味着理解了命题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理解这个命题所描述的外在属性。从对《逻辑哲学论》命题 4.02 - 4.027 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是在向我们揭示这样一个在他看来明显的道理，即一个命题由于其逻辑结构而向我们显示了其意义，命题作为实在的图像则是这个显示的结果，而不是显示的原因。由此可见，哈克等人对《逻辑哲学论》图像论的形而上学解读并没有抓住维特根斯坦的初衷，反而把我们导向了一个容易误解的方向。

戴梦德和麦吉等人试图用“治疗式解读”取代哈克等人的“形而上学式解读”，这是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视角解释《逻辑哲学论》思想的一种尝试。在他们看来，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的关于哲学性质和任务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命题 4.112，这些观点在他的后期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因此，“治疗式解读”似乎有理由把《逻辑哲学论》放入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中去加以理解。(cf. Conant & Diamond, p. 47) 这种解读方式的主要作用是否定性的，是对人们之前接受的不可说式的和形而上学式的解读方式的否定，所以这种解读方式被称为“治疗式的”或“阐发式的”，其背后的一个重要根据在于，否定了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时期提出过任何关于哲学的理论主张。即使维特根斯坦本人明确表明书中的命题可能是无意义的，也并不能说明他给出了关于无意义的理论，即关于不可说的形而上学。这种解读方式把这种理解称为“决断的”，就是试图说明我们只能按照《逻辑哲学论》中的命题去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而不能对这些命题附加任何额外的解释。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决断式的解读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的真实意图。

首先，维特根斯坦在命题 6.54 中指出，一旦我们能理解他在书中所说的命题，最终就会发现这些命题是无意义的。此处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这里所说的“能够理解”和“无意义”。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何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以及“能够理解”所包含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他也没有告诉我们为何他会说最终认识到那些命题是无意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维特根斯坦要展开的关于命题论述的开始，他在随后的（即这个命题之前的那些）命题中逐渐清晰地展现了他要表达的思想内容，解释了何为理解和为何那些命题是无意义的；其次，在命题 6.54 中，维特根斯坦明确把自己的命题看作一种阐释。但这种阐释并非如戴梦德等人理解的一种治疗性活动，而是命题对其意义的自我显示活动。这就是他所理解的哲学研究的正确方法。维特根斯坦从揭示命题的无意义出发，说明哲学研究的正确方法，并得出神秘之物存在的真实含义，这就是哲学的阐释活动。

## 二、《逻辑哲学论》的深层结构

可以看出，上述分析是基于一个与现存各种解读完全不同的解读方式，即“逆向式解读方式”：从《逻辑哲学论》的最后命题出发，反向推进解释维特根斯坦的基本思路。然而，在详细分析这个解读方式的基本思路及其问题之前，我们还需要了解现存的各种解读背后存在的基本结构，由此说明逆向式解读方式提出的逻辑根据。

根据西方哲学家们目前通行的看法，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开始经历了两次重大的主题转变，即从古希腊本体论研究转向近代认识论研究，现代哲学的主题又转向了语言哲学研究。这种观点的主要根据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以形而上学研究为主要标志，近代哲学则以笛卡尔的认识论为

主要代表，而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哲学则完成了现代哲学中的“语言转向”。按照这种思路，《逻辑哲学论》的命题顺序就被解释为从关于世界的形而上学出发，再到关于思想和逻辑的认识论观点，最后得到关于命题的语言哲学思想。

我们认为，这只是一种“表层推理”模式。根据这种模式，命题1-2及其下属命题提出了关于世界逻辑构造的逻辑原子主义，这被看作是与罗素共同提出的一种形而上学。我们从这些命题中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关于世界的理解并非出自我们对世界的经验判断，而是对“世界”概念的逻辑构造。这是一种逻辑本体论。基于这种本体论，命题3-4着重讨论了关于世界与命题关系的图像论。维特根斯坦在这里要建立世界与命题之间的思想联系，即通过确定事实的逻辑图像是思想，从而为命题作为事实的逻辑图像奠定了认识论基础。在《逻辑哲学论》中，命题5-6是有关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理论，关心的是命题的一般形式，这里的一般形式就是一个真值函项所刻画的基本命题的形式，即名称在命题中的逻辑关联，包括了所有变项的值以及否定和肯定等常项的值。这样，命题5-6就成为关于语言自身的逻辑阐明，因而构成了“语言转向”的最后结果。

虽然“表层推理”模式并不完全符合维特根斯坦在书中表达的真实意图，但它毕竟展现了《逻辑哲学论》命题顺序中可解释的模式。那么，按照这种解释模式，命题7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思想？命题7在全书命题中究竟占什么地位？这些问题仍令人困惑。按照“表层推理”模式，命题1-2表达了关于世界的本体论，命题3-4表达了关于思想的认识论，命题5-6表达了关于命题的语言哲学，那么，命题7就应当表达语言哲学之后的西方哲学。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哲学？笔者曾在别处指出，由于维特根斯坦在书中提出了以显示为说明命题意义的主要方式，而后期哲学又强调了考察语言游戏的首要性，因而，对语言实践的密切关注就应当是维特根斯坦希望在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之后所做的主要工作，笔者将其称为西方哲学的“实践转向”。由此，命题7揭示的是西方哲学发展的新方向，即实践哲学或关于实践的哲学研究。（参见江怡，第86-89页）

然而，从以上命题顺序的逻辑思路中，我们依然无法看到维特根斯坦在书中试图向我们表明与传统哲学截然不同的思路。如果我们转换一个方向，从书中最后一个命题出发，反向推进，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我们可以把这个思路理解为维特根斯坦的深层思路，即他对命题、思想和世界关系的思考路径。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命题推理顺序：

表层的推理：世界（1、2）→思想（3、4）→命题（5、6）→不可说（7）

深层的推理：不可说（7）→命题（5、6）→思想（3、4）→世界（1、2）

显然，这里的表层推理顺序就是维特根斯坦在书中的表达顺序，即从世界到思想再到命题，最后到不可说。但这里的深层推理则是维特根斯坦用于思考的顺序，即首先从不可说出发，然后把随后的所有命题都看作是可说的，最后再推出思想和世界。这样两种相反的命题顺序，恰好能够说明维特根斯坦思想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 三、“逆向式解读”的基本思路及其问题

正是从这种反向推理思路出发，我们在这里明确提出对《逻辑哲学论》的另类解读方式，即“逆向式解读”。这里的“逆向”不仅揭示了维特根斯坦的思考顺序与写作顺序之间的相向而行，而且表明维特根斯坦以这种相反方式向我们显示了他在书中试图表达的真实思想，即以逻辑的方式阐释关于思想和语言界限的伦理学。

让我们用这种逆向式方式来解读《逻辑哲学论》七个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

命题7 “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按照逆向式方式解读，后面的命题都是可说的东西，对凡是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只能保持沉默，而我们说出的东西就应当是可说的，否则就是不可说的。这样，维特根斯坦在这里就划分了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这可以被解读为第1个命题。对第1个命题的这种确定可以从该书的导言中得到清晰印证 “该书的全部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的话：凡是完全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清楚地说出来，凡是我们无法谈论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TLP, p. 3) 这是该书的核心观点，也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出发点：正是基于对可说的与不可说的区分，维特根斯坦在书中试图对可说的东西作出逻辑规定，即提出所有命题的一般形式，由此为可说的东西划定范围。

命题6 “真值函项的一般形式也就是命题的一般形式。”按照逆向式方式解读，可说的东西首先是由命题的一般形式决定的，也就是由真值函项的一般形式决定的。由于命题的逻辑结构显示了命题的意义，因而真值函项的形式也就显示了命题的意义。显然，真值函项的一般形式是理解命题的关键，掌握了真值函项也就掌握了命题的意义。由此，这可以被解读为第2个命题。

命题5 “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按照逆向式方式解读，由命题6得知，基本命题是一切命题的基础，因为“所有命题都是对基本命题进行真值运算的结果”。(ibid., 5.3) 所谓的“真值运算”，就是基本命题产生真值函项的方式。这种运算的核心是，正如基本命题产生其自身的真值函项一样，真值函项以相同的方式产生进一步的真值函项。当真值运算被运用于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这就会产生基本命题的另一个真值函项，也即另一个命题。当真值运算被运用于对基本命题的真值运算的结果时，就总会有对具有相同结果的基本命题的单一运算。因而，每个命题都是对基本命题进行真值运算的结果。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对命题与其真值函项关系的完整说明，由此就奠定了显示命题意义的工作在全书的核心地位，这也说明了为何这个命题的子命题最多。由此，这可以被解读为第3个命题。

命题4 “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按照逆向式方式解读，这就意味着，命题构成了思想。这是从命题过渡到思想的必要论证环节。由命题5得知，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所有命题都是有意义的，否则就不能作为一个真正的命题，而只是一连串毫无意义的符号。这里的命题意义，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就是命题的一般形式显示出来的东西，即事物就在那里。一个命题表达了它与基本命题真值可能性之间的一致和不一致，而基本命题的真值可能性就意味着事态存在和不存在的可能性，这样，命题的意义就是它与事态存在和不存在的可能性之间的一致和不一致。由此可以推出，命题代表了事态的存在和不存在，这就是命题的意义。由此，这可以被解读为第4个命题。

命题3 “事实的逻辑图像是思想。”按照逆向式方式解读，这意味着，思想表达了事实的存在，或者说，一个图像所表达的东西就是它的意义。这样，一个图像就与它所表达的东西之间具有了一致和不一致的对应关系，而这里的对应就构成了事实的逻辑图像。所以，一个图像就是一个事实，不过是在逻辑空间中的事实，即有意义的命题。因为，我们可以从命题4中得到，事实的逻辑图像就是有意义的命题。由此，这可以被解读为第5个命题。

命题2 “发生的事情，即事实，就是诸事态的存在。”按照逆向式方式解读，命题3的成立正是由于命题显示了事态，换言之，事态的存在是思想存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由于事态的存在是由命题显示出来的，因而理解事态的存在即事实，就只能通过理解命题。又由于事实的逻辑图像是思想，故思想揭示的就是命题中的事实。这样，事实的逻辑图像即思想，就与这个图像所描绘的东西共有一个逻辑图像形式。这里的逻辑图像形式就是实际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事态的存在。由此，这可以被解读为第6个命题。

命题1：“世界是那一切实际发生的事情。”按照逆向式方式解读，由于实际发生的事情就是事态的存在，而事态的存在又是事实本身，事实的逻辑图像构成了思想，因此世界就是那构成了思想的事实的全。因为“事实的全决定了实际发生的事情，也决定了实际没有发生的事情”。（TLP，1.12）这就意味着，世界既包含了实际发生的事情，也包含了实际未发生的事情，后者就是事态的不存在。但由于事态的不存在并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不属于经验世界的范围，因而世界就是命题中的逻辑构造。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维特根斯坦为什么把对世界的断言作为全书的第1个命题：因为这是全书试图得到的最后结论，即“世界是那一切实际发生的事情”。由此，这可以被解读为第7个命题。

通过这种逆向式解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维特根斯坦的全部思想都是从逻辑构造出发的：他把对语言逻辑的构造直接推演到对思想结构的分析，并由此构造出一个关于世界的逻辑图景。在他的逻辑图景中，世界和事实都是逻辑构造的结果，它们仅存在于命题揭示的逻辑空间中；同样，由于命题构成了思想，思想也就变成了命题表达的意义；最后，一切研究的落脚点都在于命题的逻辑结构，也就是命题的一般形式。可以说，正是命题的一般形式，最终规定了什么是可以说的东西，即规定了什么是可以思想的东西。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所要完成的工作。

这种逆向式解读的最大优势在于，它把《逻辑哲学论》的构思方式与写作方式明确区分开来，强调用维特根斯坦的构思路径去理解他的写作路径，把他的写作顺序还原为他的构思顺序，这样就可以清晰展现他在书中试图表达的真实意图。同时，这种解读方式还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我们对《逻辑哲学论》的各种误读，避免解释者们围绕他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展开的一切争端。一旦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构思顺序去解读他的写作顺序，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他讨论世界和事实问题的逻辑背景，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关于可说与不可说界限划分的逻辑根据，进而更好地理解他在书中试图表达的真实思想，即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及，书中没有说出的东西比已经说出的东西更重要。维特根斯坦甚至建议，把这本书理解为一本伦理学著作。然而，这里的“伦理学”并非指通常意义上的伦理研究，而是指一种具有超越性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另一个领域的存在。他说“显然，伦理学是无法用词语表达的。伦理学是先验的”。（*ibid.*，6.421）由于所有的逻辑命题都具有相同的值，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具有相同真值的命题表达的，因而世界的意义就一定是在世界之外，而不能在世界之内，否则世界的意义就会与世界中的其他东西一样了。在世界中无法说出的东西，就是世界的意义，因而只能是在世界之外。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把世界中可以说的东西看作是无意义的了，因为真正有意义的东西一定是在世界之外。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在命题6.54中提出的需要超越他的所有命题才能正确理解世界的原因：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理解的伦理学。

#### 四、逻辑的方式与伦理的方式

根据以上分析，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似乎以逻辑的方式为我们构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对象是以名称的形式存在于命题中，事实则是由命题展现的事态的存在方式。在这个世界中，不存在否定的事实，却有事态的不存在，即命题的否定形式。故维特根斯坦给我们构造的世界应当是一个逻辑的世界，而不是经验的世界，更不是超验的世界。“逻辑是先验的”（*ibid.*，6.13），因为逻辑是世界的影像。正是从这种逻辑世界出发，《逻辑哲学论》的构思路径才可以被理解，即基于对不可说之物的沉默，我们开启了对一切可说之物的思想表达，由此推出命题的一般形式显示了思想内容，并最终得到关于世界和事实的逻辑图像。这种构思路径与写作路径的相向而行，正显示了维特根斯坦思想的独特之处，即他总以离经叛道的方式反向思考那些在普通人看来熟视无睹的问题。例

如，维特根斯坦曾这样说：“为什么我不该以一种与它们原来的用法相对立的方式来使用表达式呢？比如，当弗洛伊德甚至把一个焦虑的梦也称为实现愿望的梦时，难道他不是在做这样吗？”（维特根斯坦，第75页）维特根斯坦用显示不可说之物的方式去说明可说之物的意义，这就是一种逆向思维方式。他还这样说过：“那不可说的东西（我觉得神秘而又无法说出的东西）或许给出了一个背景，正是借助这个背景，我能说出的东西才获得了意义”。（同上，第32页）因此，以逆向式方式解读《逻辑哲学论》中的命题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维特根斯坦在书中表达的真实思想。

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逻辑哲学论》中包含着一种伦理倾向，即尝试用不可说之物的存在去限定可说之物的范围，表面上似乎与对书中命题关系的逆向式解读方式相冲突：如果这些命题关系可以逆向解读为从不可说到世界，那么，用不可说去限定可说的范围就变得不可能了，因为当书中的命题都是可说的，它们就无法成为无意义的了。显然，这里的“无意义”就是理解不可说的关键。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论述，当他说无意义的时候，他并不是指那些命题本身毫无意义（senseless），而是指由于我们可以通过它们而得到更高的意义。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它们就可能会是“无意义的”（nonsensical）。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在命题6.54中要表达的思想。由此，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对《逻辑哲学论》的逆向式解读方式与伦理倾向并不矛盾：只有从伦理态度出发，我们才能看出这种逆向式解读向我们展现出的维特根斯坦的真实思想。所以，面对《逻辑哲学论》解读方式上的表面冲突，我们的回答是：逻辑构造是形式，伦理关切是态度，而思想才是关键。

#### 参考文献

- 江怡，2011年《从〈逻辑哲学论〉看西方哲学的实践转向》，载《哲学动态》第1期。
- 维特根斯坦，2019年《论文化与价值》，楼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Anscombe, G. E. M., 1963, *An Introduction to Wittgenstein's Tractatus*, H. J. Paton (ed.), 2nd edition, revised, London: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
- Black, M., 1964, *A Companion to Wittgenstein's Tractatu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arnap, R., 1937, *Logical Syntax of Language*, A. Smeaton (tran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 Conant, J. & Diamond, C., 2004, "On Reading the *Tractatus* Resolutely: Reply to Meredith Williams and Peter Sullivan", in M. Kölbel & B. Weiss (eds.), *Wittgenstein's Lasting Significanc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 Costello, D., 2004, "'Making Sense' of Nonsense: Conant and Diamond Read Wittgenstein's *Tractatus*", in B. Stocker (ed.), *Post-Analytic Tractatus*, Hants & Burlington: Ashgate.
- Diamond, C., 2013, "Reading the *Tractatus* with G. E. M. Anscombe", in M. Beaney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ngelmann, M. L., 2021, *Reading Wittgenstein's Tractat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ngelmann, P., 1967, *Letters from Ludwig Wittgenstein, with a Memoir*, L. Furtmüller (trs.) & B. F. McGuinness (ed.), Oxford: Blackwell.
- Hacker, P. M. S., 1986, *Insight and Illusion*, 2nd ed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Janik, A. & Toulmin, S., 1973, *Wittgenstein's Vienn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Malcolm, N., 1986, *Nothing is Hidden: Wittgenstein's Criticism of His Early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 Wittgenstein, L., 1961,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D. F. Pears & B. F. McGuinness (tran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李薇



achievements of human culture. The horizontal system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cognitive activities to explore the nature of subject and object, the elements of knowledge, and the basis of its certainty. Chinese philosophers such as Hu Shi, Feng Youlan, Zhang Dainian, Mou Zongsan, and Zhang Shiyong have explored definitions of philosophy. Their explorations manifes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roughout history. This paper defines philosophy as human beings' awareness of their environment and their awareness and systematical reflections on their activities. As a part of world philosophy, Chinese philosophy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the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 as the thinking method of Chinese people, and as a set of thought systems with a unique style.

### Distinguishing Between Connection (*tong* 通) and Attainment (*da* 达)

Zhang Jiang

The Chinese terms connection (*tong* 通, hereafter *tong*) and attainment (*da* 达, hereafter *da*) are similar in meaning, though *tong*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cess whereas *da* focuses more on the outcome. 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tong* and *da* has publicness and universality as its goal and endows the compound word integrality (*tongda* 通达, hereafter *tongda*) with multiple hermeneutical significances. The overall hermeneutical inquiry of *tongda* is also reflected in basically the same manner in Western hermeneutics. The publicness and universality of hermeneutics are realized by composition (*die* 迭) in the sense of substitution or interchanging. Interpretation and its objects, and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expression of the interpretative community, together generate new vision and fusion. It is not only the expectation but also the standard of interpretation that could be called "the consistency of *tongda*." This paper aims to put forward and identify *tongda* as a milestone concept for Chinese hermeneutics.

### On the Reverse Reading of the *Tractatus* and Its Problems

Jiang Yi

The order of the seven main propositions of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has been read normally as the process from ontology through epistemology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which has been seen as following the historical order of previous Western philosophy. However, those readings cannot interpre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even main propositions or understand the intention Wittgenstein wanted to express in the book. In this paper, I would like to interpret the logical relation of these propositions using a reverse reading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previous readings and to understand the true intention of the book in depth. The reverse reading explains Wittgenstein's approach to the thinking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book rather than his approach to the writing of the book. This reading is appropriately close to Wittgenstein's way of thinking, but it also raises a key question in understanding Wittgenstein's thoughts: in which way does Wittgenstein present his thoughts in the book, the logical or the ethical? This paper shall ultimately try to answer the question by analyzing the process of Wittgenstein's thinking.